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六百七十八 史部

明史卷八十五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志第六十一

河渠三

運河上

明成祖都北京以水陸轉漕參用海運會通河開海陸並
罷南極江口北盡大通橋三千餘里自神山泉諸水滙貫都

城過大通橋東至通州入白河者大通河也自通州而南至直沽會衛河入海者白河也自臨清而北至直沽會白河入海者衛水也自汶上南旺分流北經張秋至臨清會衛河南至濟寧天井閘會泗沂沭三水者汶水也自濟寧出天井閘與汶合流至南陽新河舊出茶城會黃沁後出夏鎮循泇河達直口入黃濟運者泗沭小沂河及山東泉水也自茶城秦溝南歷徐呂浮邱會大沂河至清河縣入淮後從直河口抵清口

者黃河水也自清口而南至於瓜儀者淮揚諸湖水也過此則長江矣長江以南則松蘇浙江運道也淮揚至京口以南之河通謂之轉運河而由瓜儀達淮安者又謂之南河由黃河達豐沛曰中河由山東達天津曰北河由天津達張家灣曰通濟河而總名曰漕河其踰京師而東若薊州西北若昌平皆嘗有河通轉漕餉軍漕河之別曰白漕衛漕閘漕河漕湖漕江漕浙漕因地為號流俗所通稱也淮揚諸水所匯

徐兗河流所經䟽淪決排繫人力是繫故閘河湖於
轉漕尤急閘漕者即會通河北至臨清與衛河會南
出茶城口與黃河會資汶洸泗水及山東泉源泉源
之派有五曰分水者汶水派也泉百四十有五曰天
井者濟河派也泉九十有六曰魯橋者泗河派也泉
二十有六曰沙河者新河派也泉二十有八曰邳州
者沂河派也泉十有六諸泉所匯為湖其浸十五曰
南旺東西二湖周百五十餘里運渠貫其中北曰馬

踏南曰蜀山曰蘇魯又南曰馬場又南八十里曰南陽
亦曰獨山周七十餘里北曰安山周八十三里南曰大
小昭陽大湖袤十八里小湖殺三之一周八十餘里由
馬家橋留城閘而南曰武家曰赤山曰微山曰呂孟曰
張王諸湖連注八十里引薛河由地浜溝出會於赤龍
潭竝趨茶城自南旺分水北至臨清三百里地降九十
尺為閘二十有一南主鎮口三百九十里地降百十有
六尺為閘二十有七其外又有積水進水減水平水之

閘五十有四又為壩二十有一所以防運河之洩佐閘
以為用者也其後開泇河二百六十里為閘十一為壩
四運舟不出鎮口與黃河會於董溝河漕者即黃河上
自茶城與會通河會下至清口與淮河會其道有三中
路曰濁河北路曰銀河南路曰符離河南近陵北近運
惟中路去陵遠於運有濟而河流遷徙不常上流苦潰
下流苦淤運道自南而北出清口經桃宿湖二洪入鎮
口陟險五百餘里自二洪以上河與漕不相涉也至泇

河開而二洪避董溝闢而直河淤運道之資河者二百六十里而止董溝以上河又無病於漕也湖漕者由淮安抵揚州三百七十里地卑積水滙為澤國山陽則有管家射陽寶應則有白馬汜光高郵則有石臼甃社武安邵伯諸湖仰受上流之水傍接諸山之源巨浸連亘由五塘以達於江慮淮東侵築高家堰拒其上流築王簡張福二堤禦其分洩慮淮侵而漕敗開淮安永濟高郵康濟寶應宏濟三月河以通舟至楊子灣東則分二

道一由儀真通江口以漕上江湖廣江西一由瓜洲通

西江嘴以漕下江西浙本非河道專取諸湖之水故曰

湖漕太祖初起大軍北伐開蹋場口耐牢坡通漕以餉

梁晉定都應天運道通利江西湖廣之粟浮江直下浙

西吳中之粟由轉運河鳳泗之粟浮淮河南山東之粟

下黃河嘗由開封運粟沂河達渭以給陝西用海運以

餉遼卒有事於西北者甚鮮淮揚之間築高郵湖堤二

十餘里開寶應倚湖直渠四十里築堤護之他小修築

無大利害也永樂四年成祖命平江伯陳瑄督轉運一
仍由海而一則浮淮入河至揚武陸輓百七十里抵衛
輝浮於衛所謂陸海兼運者也海運多險陸輓亦艱九
年二月乃用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命尚書宋禮侍郎
金純都督周長濬會通河會通河者元轉漕故道也元
末已廢不用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安山湖而東
會通盡淤至是復之由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引
汶泗入其中泗出泗水陪尾山四泉竝發西流至兗州

城東合於沂汶河有二小汶河出新泰宮山下大汶河
由泰山仙臺嶺南又出萊蕪原山陰及寨子村俱至靜
豐鎮合流逶徂徠山陽而小汶河來會經寧陽北垧城
西南流百餘里至汶上其支流曰洸河出垧城西南流
三十里會寧陽諸泉經濟寧東與泗合元初畢輔國始
於垧城左汶水陰作斗門導汶入洸至元中又分流北
入濟由壽張至臨清通漳御入海南旺者南北之脊也
自左而南距濟寧九十里合沂泗以濟自右而北距臨

清三百餘里無他水獨賴汶禮用汶上老人白英策築壩東平之戴村遏汶使無入洸而盡出南旺南北置閘三十八又開新河自汶上袁家口左徙五十里至壽張之沙灣以接舊河其秋禮還又請疏東平東境沙河淤沙三里築堰障之合馬常泊之流入會通濟運又於汶上東平濟寧沛縣竝湖地設水櫃陡門在漕河西者曰水櫃東者四陡門櫃以蓄泉門以洩漲純復濬賈魯河故道引黃水至塌場口會汶經徐呂入淮運道以定其

後宣宗時嘗發軍民十二萬濬濟寧以北自長溝至東林閘百二十里置閘諸淺濬湖塘以引山泉正統時濬滕沛淤河入於濟寧滕三州縣疏泉置閘易金口堰土壩為石蓄水以資會通景帝時增置濟寧抵臨清減水閘天順時拓臨清舊閘移五十丈憲宗時築汶上濟寧決堤百餘里增南旺上下及安山三閘命工部侍郎杜謙勘治汶泗洸諸泉武宗時增置汶上袁家口及寺前鋪石閘濬南旺淤八十里而閘漕之治詳惟河決則挾

漕而去為大害陳瑄之督運也於湖廣江西造平底淺船三千艘二省及江浙之米皆由江以入至淮安新城盤五壩過淮仁義二壩在東門外東北禮智信三壩在西門外西北皆自城南引水抵壩口其外即淮河清江浦者直淮城西永樂二年嘗一修閘其口淤塞則漕船由二壩官民商船由三壩入淮輓輸甚勞苦瑄訪之故老言淮城西管家湖西北距淮河鴨陳口僅二十里與清江口相值宜鑿為河引湖水通漕宋喬維嶽所開沙

河舊渠也瑄乃鑿清江浦導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

淮十三年五月工成緣西湖築堤亘十里以引舟淮口

置四閘曰移風清江福興新莊以時啟閉嚴其禁竝濬

儀真瓜洲河以通江湖鑿呂梁百步二洪石以平水勢

開泰州白塔河以達大江築高郵河堤堤內鑿渠四十

里久之復置呂梁石閘竝築寶應汜光白馬諸湖堤堤

皆置涵洞互相灌注是時淮上徐州濟寧臨清德州皆

建倉轉輸濱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置淺夫水澀舟

膠俾之導行增置淺船三十餘艘設徐沛沽頭金溝山東穀亭魯橋等閘自是漕運直達通州而海陸運俱廢宣德六年用御史白圭言濬金龍口引河水達徐州以便漕末年至英宗初再濬竝及鳳池口水徐呂二洪西小河而會通安流自永宣至正統間凡數十載至十三年河決滎陽東衝張秋潰沙灣運道始壞命廷臣塞之景泰三年五月堤工乃完未匝月而北馬頭復決掣漕流以東清河訓導唐學成言河決沙灣臨清告涸地卑

堤薄黃河勢急故甫完堤而復決也臨清至沙灣十二
閘有水之日其勢甚陡請於臨清以南濬月河通舟直
抵沙灣不復由閘則水勢緩而漕運通矣帝即命學成
與山東巡撫洪英相度工部侍郎趙榮則言沙灣抵張
秋岸薄故數決請於決處置減水石橋使東入鹽河則
運河之水可蓄然後厚堤岸填決口庶無後患明年四
月決口方畢工而減水壩及南分水墩先敗已復盡衝
墩岸橋梁決北馬頭掣漕水入鹽河運舟悉阻教諭彭

頃請立閘以制水勢開河以分上流御史練綱上其策
詔下尚書石璞璞乃鑿河三里以避決口上下與運河
通是歲漕舟不前者命漕運總兵官徐恭姑輸東昌濟
寧倉及明年運河膠淺如故恭與都御史王竑言漕舟
蟻聚臨清上下請亟敕都御史徐有貞築塞沙灣決河
有貞不可而獻上三策請置水閘開分水河挑運河六
年三月詔羣臣集議方畧工部尚書江淵等請用官軍
五萬以濬運有貞恐役軍費重請復陳瑄舊制置撈淺

夫用沿河州縣民免其役五月濬漕工竣七月沙灣決口工亦竣會通復安都御史陳泰一濬淮揚漕河築口置壩黃河嘗灌新莊閘至清江浦三十餘里淤淺阻漕稍稍濬治即復其舊英宗初命官督漕分濟寧南北為二侍郎鄭辰治其南副都御史賈諒治其北成化七年又因廷議分漕河沛縣以南德州以北及山東為三道各委曹郎及監司專理且請簡風力大臣總理其事始命侍郎王恕為總河二十一年敕工部侍郎杜謙浚運

道自通州至淮揚會山東河南撫按相度經理弘治一
年河復決張秋衝會通河命戶部侍郎白昂相治昂奏
金龍口決口已淤河竝為一大支由祥符合沁下徐州
而去其間河道淺隘宜於所經七縣築堤岸以衛張秋
下工部議從其請昂又以漕船經高郵甌社湖多溺請
於堤東開複河四十里以通舟越四年河復決數道入
運河壞張秋東堤奪汶水入海漕流絕時工部侍郎陳
政總理河道集夫十五萬治未效而卒七年春副都御

史劉大夏奉敕往治決河夏半漕舟鱗集乃先自決口
西岸鑿月河以通漕經營二年張秋決口就塞復築黃
陵岡上流於是河復南下運道無阻乃改張秋曰安平
鎮建廟賜額曰顯惠神祠命大學士王鏊紀其事勒於
石而白昂所開高郵復河亦成賜名康濟其四岸以石
甃之又甃高郵堤自杭家閘至張家鎮凡三十里高郵
堤者洪武時所築也陳瑄因舊增築延及寶應土人相
沿謂之老堤正統三年易土以石成化時遣官築重堤

於高郵邵伯寶應白馬四湖老堤之東而王恕為總河
修淮安以南諸決堤且濬淮揚漕河重湖濡民盜決溉
田之罰造閘礎以儲湖水及大夏塞張秋而昂又開康
濟漕河上下無大患者二十餘年十六年巡撫徐源言
濟寧地最高必引上源洸水以濟其口在埧城石瀨之
上元時治閘作堰使水盡入南旺分濟南北運成化間
易土以石夫土堰之利水小則遏以入洸水大則閉閘
以防沙壅聽其漫堰西流自石堰成水遂橫溢石堰既

壞民田亦衝洗河沙塞雖有閘門壓不能啟乞毀石復
土疏洗口壅塞以至濟寧而築埝城迤西春城口子決
岸帝命侍郎李鏈往勘言埝城石堰一可遏淤沙不為
南旺河之害一可殺水勢不慮戴村壩之衝不宜毀近
堰積沙宜濬埝城稍東有元時舊閘引洗水入濟寧下
接徐呂漕河東平州戴村則汶水入海故道也自永樂
初橫築一壩遏汶入南旺湖漕河始通今自分水龍王
廟至天井閘九十里水高三丈有奇若洗河更濬而深

則汶流盡向濟寧而南臨清河道必涸沈口不可濬垆
城口至柳泉九十里無閘運道可弗事柳泉至濟寧汶
泗諸水會流處宜疏者二十餘里春城口外障汶水內
防民田堤卑岸薄宜與戴村壩並修築從之正德四年
十月河決沛縣飛雲橋入運尋塞世宗之初河數壞漕
嘉靖六年光祿少卿黃綰論泉源之利言漕河泉源皆
發山東南旺馬場樊村安山諸湖泉水所鍾亟宜修濬
且引他泉竝蓄則漕不竭南旺馬場堤外孫村地窪若

潞為湖改作漕道尤可免濟寧高原淺濇之苦帝命總
河侍郎章拯議而拯以黃水入運運船阻沛上方為御
史吳仲所劾拯言河塞難遽通惟金溝口迤北新衝一
渠可令運船由此入昭陽湖出沙河板橋其先阻淺者
則西歷雞塚寺出廟道北口通行下部併議未決給事
中張嵩言昭陽湖地庫河勢高引河灌湖必致瀰漫使
湖道復阻請罷拯別推大臣部議如嵩言拯再疏自劾
乞罷不許卒引運船道湖中其冬詔拯還京別叙而命

擇大臣督理諸大臣多進治河議詹事霍韜謂前議役山東河南丁夫數萬疏濬淤沙以通運然沙隨水下旋濬旋淤今運舟由昭陽湖入雞鳴臺至沙河迂迴不過百里若沿湖築堤浚為小河河口為閘以待蓄洩水溢可避風濤水涸易為疏濬三月而土堤成一年而石堤成用力少取效速黃河愈溢運道愈利較之役丁夫以浚淤土勞逸大不侔也尚書李承勛謂於昭陽湖左別開一河引諸泉為運道自留城沙河為尤便與都御史

胡世寧議合七年正月總河都御史盛應期奏如世寧
策請於昭陽湖東鑿新河自江家口南出留城口長百
四十里刻期六月畢工工未半而應期罷去役遂已其
後三十年朱衡始循其遺跡濬而成之是年冬總河侍
郎潘希會加築濟沛間東西兩堤以拒黃河十九年七
月河決野雞岡二洪涸督理河漕侍郎王以旂請濬山
東諸泉以濟運且築長堤聚水如閘河制遂清舊泉百
七十八開新泉三十一以旂復奏四事一請以諸泉分

隸守土官兼理其事毋使堙塞一請於境山鎮徐呂二
洪之下各建石閘蓄水數尺以行舟旁留月河以洩暴
汎築四水閘於武家溝小河口石城匙頭灣而置方船
於沙坊等淺以備撈濬一言漕河兩岸有南旺安山馬
場昭陽四湖名為水櫃所以匯諸泉濟漕河也豪強侵
占蓄水不多而昭陽一湖淤成高地大非國初設湖初
意宜委官清理添置閘壩斗門培築堤岸多開溝渠濬
深河底以復四櫃一言黃河南徙舊閘口俱塞惟孫繼

一口獨存導河出徐州小浮橋下徐呂二洪此濟運之
大者請於孫繼口多開一溝及時疏濬庶二洪得濟帝
可其奏而以管泉專責之部曹徐呂二洪者河漕咽喉
也自陳瑄鑿石疏渠正統初復濬洪西小河漕運參將
湯節又以洪迅敗舟於上流築堰逼水歸月河河南建
閘以蓄水勢成化四年管河主簿郭昇以大石築兩堤
錮以鐵錠鑿外洪敗船惡石三百而平築裏洪堤岸又
甃石岸東西四百餘丈十六年增甃呂梁洪石堤石壩

二百餘丈以資牽輓及是建閘行者並便之四十四年
七月河大決沛縣漫昭陽湖由沙河至二洪浩渺無際
運道淤塞百餘里督理河漕尚書朱衡循覽盛應期所
鑿新河遺跡請開南陽留城上下總河都御史潘季馴
不可衡言是河直秦溝有所束隘伏秋黃水盛昭陽受
之不為壑也乃決計開濬身自督工重懲不用命者給
事中鄭欽劾衡故興難成之役虐民倖功朝廷遣官勘
新舊河孰利給事中何起鳴勘河還言舊河難復有五

而新河之難成者亦有三顧新河多舊堤高阜黃水難
侵濬而通之運道必利所謂三難者一以夏村迤北地
高恐難接水然地勢高低大約不過二丈一視水平加
深何患水淺一以三河口積沙深厚水勢湍急不無阻
塞然建壩攔截歲一挑濬之何患沙壅一以馬家橋築
堤微山取土不便又恐水口投埽勢必不堅然使委任
得人培築高厚無必不可措力之理開新河便下廷臣
集議言新河已有次第不可止況百中橋至留城白洋

淺出境山疏濬補築亦不全棄舊河羣議俱合帝意乃
決時大雨黃水驟發決馬家橋壞新築東西二堤給事
中王元春御史黃襄皆劾衡欺悞起鳴亦變其說會衡
奏新舊河百九十四里俱已流通漕船至南陽出口無
滯詔留衡與李馴詳議開上源築長堤之便隆慶元年
正月衡請罷上源議惟開廣秦溝堅築南長堤五月新
河成西去舊河三十里舊河自留城以北經謝溝下沽
頭中沽頭金溝四閘過沛縣又經廟道口湖陵城孟陽

八里灣穀亭五閘而至南陽閘新河自留城而北經馬家橋西柳莊滿家橋夏鎮楊莊硃梅利建七閘至南陽閘合舊河凡百四十里有奇又引鮎魚諸泉及薛河沙河注其中而設壩於三河之口築馬家橋堤遏黃水入秦溝運道乃大通未幾鮎魚口山水暴決沒漕艘帝從衡請自東邵開支河三道以分洩之又開支河於東邵之上歷東滄橋以達百中橋鑿旁裏溝諸處為渠使水入赤山湖由之以歸呂孟湖下境山而去衡召入為工

部尚書都御史翁大立代上言漕河資泉水而地形東
高西下非湖潴之則洄故漕河以西皆有壑黃流逆奔
則以昭陽湖為散漫之區山水東突則以南陽湖為潴
蓄之地宜由回回墓開通以達鴻溝令穀亭湖陵之水
皆入昭陽湖即濬鴻溝廢渠引昭陽湖水沿渠東出留
城其湖地退灘者又可得田數十頃大立又言薛河水
湍悍今盡注赤山湖入微山湖以達呂孟湖此尚書衡
成績也惟呂孟之南為邵家嶺黃流填淤地形高仰秋

水時至翕納者小浸淫平野奪民田之利微山之西為馬家橋比草創一堤以開運道土未及堅而時為積水所撼以尋丈之址二流夾攻慮有傾圯宜鑿邵家嶺令由此地浜溝出境山以入漕河則湖地可耕湖堤不潰更於馬家橋建減水閘視旱澇為啟閉乃通漕長策也竝從之三年七月河決沛縣茶城淤塞糧艘二千餘皆阻邳州大立言臣按行徐州循子房山過梁山至境山入地浜溝直趨馬家橋上下八十里間可別開一河以

漕卽所謂沔河也請集廷議上卽命行之未幾黃落漕
通前議遂寢時淮水漲溢自清河至淮安城西淤三十
餘里決禮信二壩出淮寶應湖堤多壞山東諸水從直
河出邳州大立以聞其冬自淮安板閘至清河西湖嘴
開濬垂成而裏口復塞督漕侍郎趙孔昭言清江一帶
黃河五十里宜築堰以防河溢淮河高良澗一帶七十
餘里宜築堰以防淮漲帝令亟濬裏口與大立商築堰
事宜并議海口築塞及寶應月河二事四年六月淮河

及鴻溝境山疏濬工竣大立方奏聞諸水忽驟溢決仲
家淺與黃河合茶城復淤未幾自泰山廟至七里溝淮
河淤十餘里其水從朱家溝旁出至清河縣河南鎮以
合於黃河大立請開新莊閘以通回船兼濬古睢河洩
二洪水且分河自魚溝下草灣保南北運道帝命新任
總河都御史潘季馴區畫頃之河大決邳州睢寧運道
淤百餘里大立請開洳口蕭縣二河會季馴築塞諸決
河水歸正流漕船獲通大立孔昭皆以遲悞漕糧削籍

開泐之議不果行五年四月河復決邳州王家口自雙溝而下南北決口千餘損漕船運軍千計沒糧四十萬餘石而是頭灣以下八十里皆淤於是膠萊海運之議紛起會季馴奏邳河功成帝以漕運遲遣給事中雒遵往勘總漕陳炯及季馴俱罷官六年從雒遵言修築茶城至清河長堤五百五十里三里一鋪鋪十夫設官畫地而守又接築茶城至開封兩岸堤從朱衡言繕豐沛大黃堤衡又言漕河起儀真訖張家灣二千八百餘里

河勢凡四段各不相同清江浦以南臨清以北皆遠隔黃河不煩用力惟茶城至臨清則閘諸泉為河與黃相近清河至茶城則黃河即運河也茶城以北當防黃河之決而入茶城以南當防黃河之決而出防黃河即所以保運河故自茶城至邳遷高築兩堤宿遷至清河盡塞缺口蓋以防黃水之出則正河必淤昨歲徐邳之患是也自茶城秦溝口至豐沛曹單創築增築以接縷水舊堤蓋以防黃水之入則正河必決往年豐沛之患是

也二處告竣故河深水東無旁決中潰之虞沛縣之密
子頭至秦溝口應築堤七十里接古北堤徐邳之間堤
逼河身宜於新堤外別築遙堤詔如其議以命總河侍
郎萬恭萬歷元年恭言祖宗時造淺船近萬非不知滿
載省舟之便以閘河流淺故不敢過四百石也其制底
平倉淺底平則入水不深倉淺則負載不滿又限淺船
用水不得過六拏伸大指與食指相距為一拏六拏不
過三尺許明受水淺也今不務遵行而競雇船搭運雇

船有三害搭運有五害皆病河道請悉遵舊制從之恭
又請復淮南平水諸閘上言高寶諸湖周遭數四百西
受天長七十餘河徒恃百里長堤若障之使無疏洩是
潰堤也以故祖宗之法偏置數十小閘於長堤之間又
為令曰但許深湖不許高堤故設淺船淺夫取湖之淤
以厚堤夫閘多則水易落而堤堅濬勤則湖愈深而堤
厚意至深遠也比年畏修閘之勞每壞一閘即堙一閘
歲月既久諸閘盡堙而長堤為死障矣畏濬淺之苦每

湖淺一尺則加堤一尺歲月既久湖水捧起而高寶為
孟城矣且湖漕勿堤與無漕同湖堤勿閘與無堤同陳
瑄大置減水閘數十湖水溢則瀉以利堤水落則閉以
利漕最為完計積久而減水故迹不可復得湖且沉堤
請復建平水閘閘欲密密則水疏無漲患閘欲狹狹
則勢緩無齧決虞尚書衡覆奏如其請於是儀真江都
高郵寶應山陽設閘二十三濬淺凡五十一處各設撈
淺船二淺夫千恭又言清江浦河六十里陳瑄濬至天

妃祠東注於黃河運艘出天妃口入黃穿清特半餉耳
後黃漲逆注入口浦遂多淤議者不制天妃口而遽塞
之令淮水勿與黃值開新河以接淮河曰接清流勿接
濁流可不淤也不知黃河非安流之水伏秋盛發則西
擁淮流數十里并灌新開河彼天妃口一黃水之淤耳
今淮黃會於新開河口是二淤也防一淤生二淤又生
淮黃交會之淺歲役丁夫千百濬治方畢水過復合又
使運艘迂八里淺滯而始達於清河孰與出天妃口者

之便且利請建天妃閘俾漕船直達清河運盡而黃水
盛發則閉閘絕黃水落則啟天妃閘以利商船新河口
勿濬可也乃建天妃廟石閘恭又言由黃河入閘河
為茶城出臨清板閘七百餘里舊有七十二淺自創開
新河汶流平行地勢高下不甚相懸七十淺悉為通渠
惟茶黃交會間運盛之時正值黃河水落之候高下不
相接是以有茶城黃家閘之淺連年患之祖宗時嘗建
境山閘自新河水平閘沒泥淖且丈餘其閘上距黃家

閘二十里下接茶城十里因故基累石為之可留黃家
閘外二十里之上流接茶城內十里之下流且挾二十
里水勢衝十里之狹流蔑不勝矣乃復境山舊閘恭建
三議尚書衡覆行之為運道永利而是時茶城歲淤恭
方報正河安流回空船速出給事中朱南雍以回空多
阻劾恭隱蔽溺職帝切責恭罷去三年二月總河都御
史傅希摯請開泇河以避黃險不果行希摯又請濬梁
山以下與茶城互用於舊則通新而挑舊淤新則通舊

而挑新築壩斷流常通其一以備不虞詔從所請工未
成而河決崔鎮淮決高家堰高郵湖決清水潭丁志等
口淮城幾沒知府邵元哲開菊花潭以洩淮安高寶三
城之水東方芻米少通越明年春督漕侍郎張紳以築
清水潭堤工鉅不克就欲令糧船暫由園子田以行巡
按御史陳功不可河漕侍郎吳桂芳言高郵湖老堤陳
瑄所建後白昂開月河其中數里中為土堤東為石堤
首尾建閘名為康濟河其中堤之西老堤之東民田數

萬畝所謂圈子田也河湖相去大遠老堤缺壞不修遂至水入圈田又成一湖而中堤潰壞東堤獨受數百里湖濤清水潭之決勢所必至宜遵弘治間王恕之議就老堤為月河但修東西二堤費省而工易舉帝命如所請行之是年元哲修築淮安長堤又疏鹽城石碓口下流入海五年二月高郵石堤將成桂方請傍老堤十數丈間挑月河因言白昂康濟月河去老堤太遠人心狃月河之安忘老堤外捍之力年復一年不加省視老中

二堤俱壞而東堤不能獨存今河與老堤近則易於
管攝御史陳世寶論江北河道請於寶應湖堤補石
堤以固其外而於石堤之東復築一堤以通月河漕
舟行其中竝議行其冬高郵湖土石二堤新開漕河
南北二閘及老堤加石增護堤木城各工竣事桂芳
又與元哲增築山陽長堤自板閘至黃浦亘七十里
閉通濟閘不用而建興文閘且修新莊諸閘築清江
浦南堤創板閘漕堤南北與新舊堤接板閘即故移

風閘也堤閘竝修淮揚漕道漸固六年總理河漕都御史潘季馴築高家堰及清江浦柳浦灣以東加築禮智二壩修寶應黃浦等八淺堤高寶減水閘四又拆新莊閘而改建通濟閘於甘羅城南明初運糧自瓜儀至淮安謂之裏河自五壩轉黃河謂之外河不相通及開清江浦設閘天妃口春夏之交重運畢即閉以拒黃歲久法弛閘不封而黃水入嘉靖末塞天妃口於浦南三里溝開新河設通濟閘以就淮水已

又從萬恭言復天妃閘未幾又從御史劉光國言增築
通濟閘自仲夏至季秋隔一日放回空漕船既而啟與
閉不時淤塞日甚開朱家口引清水灌之僅能通舟至
是改建甘羅城南專向淮水使河不得直射十年間督
漕尚書凌雲翼以運船由清江浦出口多厯艱險乃自
浦西開永濟河四十五里起城南窑灣厯龍江閘至楊
家澗出武家墩折而東合通濟閘出口更置閘三以備
清江浦之險是時漕河就治淮揚免水災者十餘年初

黃河之害漕也自金龍口而東則會通以淤迨塞沙灣
張秋閘漕以安則徐沛間數被其害至崔鎮高堰之決
黃淮交漲而害漕乃在淮揚宏湖潰則敗漕季馴以高
堰障洪澤俾堰東四湖勿受淮侵漕始無敗而河漕諸
臣懼湖害日夜常惴惴十三年從總漕都御史李世達
議開寶應月河寶應汜光湖諸湖中最湍險者也廣百
二十餘里槐角樓當其中形曲如箕瓦店翼其南秤鈎
灣翼其北西風鼓浪往往覆舟陳瑄築堤湖東蓄水為

運道上有所受下無所宣遂決為八淺滙為六潭興鹽
諸場皆沒而淮水又從周家橋漫入溺人民害漕運武
宗末年郎中楊最請開月河部覆不從嘉靖中工部郎
中陳毓賢戶部員外范韶御史聞人詮運糧千戶李顯
皆以為言議行未果至是工部郎中許應達建議世達
用其言以奏乃決行之濬河千七百餘丈置石閘三減
水閘二築堤九千餘丈石堤三之一子堤五千餘丈工
成賜名宏濟尋改石閘為平水閘應達又築高郵護城

堤其後宏濟南北閘夏秋淮漲吞吐不及舟多覆者神宗季年督漕侍郎陳荐於南北各開月河以殺河怒而溜始平十五年督漕侍郎楊一魁請修高家堰以保上流砌范家口以制旁決疏草灣以殺河勢修禮壩以保新城詔如其議一魁又改建古洪閘先是汶泗之水由茶城會黃河隆慶間濁流倒灌稽阻運船卽中陳瑛移黃河口於茶城東八里建古洪內華二閘漕河從古洪出口後黃水發淤益甚一魁既改古洪帝又從給事中

常居敬言令增築鎮口閘於古洪外距河僅八十丈吐
納並易糧運利之工部尚書石星議李馴居敬條上善
後事宜請分地責成接築塔山縷堤清江浦草壩創築
寶應西堤石砌邵伯湖堤疏濬裏河淤淺當在淮揚興
舉察復南旺馬踏蜀山馬場四湖建築坎河滾水壩加
建通濟永通二閘察復安山湖地當在山東興舉帝從
其議未幾衆工皆成十九年季馴言宿遷以南地形西
窪請開縷堤放水沙隨水入地隨沙高庶水患消而費

可省又請易高家堰土堤為石築滿家閘西攔河壩使

汶泗盡歸新河設減水閘於李家口以洩沛縣積水從

之十月淮湖大漲江都淳家灣石堤邵伯南壩高郵中

堤朱家墩清水潭皆決郎中黃曰謹築塞僅竣而山陽

堤亦決二十一年五月恒雨漕河汎溢潰濟寧及淮河

諸堤岸總河尚書舒應龍議築堽城壩遏汶水之南開

馬踏湖月河口導汶水之北開通濟閘於月河土壩以

殺洶湧之勢從其奏數年之間會通上下無阻而黃淮

竝漲高堰及高郵堤數決害漕應龍卒罷去建議者紛
紛未有所定楊一魁代應龍為總河尚書力主分黃導
淮治逾年工將竣又請決湖水以疏漕渠言高寶諸湖
本沃壤也自淮黃逆壅遂成昏墊今入江入海之路既
濬宜開治涇河子嬰溝分灣河諸閘及瓜儀二閘大放
湖水就湖疏渠與高寶月河相接既避運道風波之險
而水涸成田給民耕種漸議起科可充河費命如議行
時下流既疏淮水漸帖而河方決黃堍口督漕都御史

楮鈇恐洩太多徐邛淤阻力請塞之一魁持不可濬兩
河口至小浮橋故道以通漕然河大勢南徙二洪漕屢
涸復大挑黃垆下之李吉口挽黃以濟之非久輒淤一
魁入掌部事二十六年劉東星繼之守一魁舊議李吉
口淤益高歲冬月即其地開一小河春夏引水入徐州
如是者三年大抵至秋即淤乃復開趙家園以接黃開
泇河以濟運趙家園旋淤泇河未復而東星卒於是鳳
陽巡撫都御史李三才建議自鎮口閘至磨兒莊倣閘

河制三十里一閘凡建六閘於河中節宣汶濟之水聊以通漕漕舟至京不復能如期矣東星在事開邵伯月河長十里里濶十八丈有奇以避湖險又開界首月河長千八百餘丈各建金門石閘二漕舟利焉三十二年總河侍郎李化龍始大開泇河自直河至李家港二百六十餘里盡避黃河之險化龍憂去總河侍郎曹時聘終其事疏叙泇河之功言舒應龍創開韓家莊以洩湖水而路始通劉東星大開良城侯家莊以試行運而路

漸廣李化龍上開李家港鑿都水石下開直河口挑田
家莊彈力經營行運過半而路始開故臣得接踵告竣
因條上善後六事運道由此大通其後每年三月開淤
河壩由直河口進九月開召公壩入黃河糧艘及官民
船悉以為準四十四年巡漕御史朱堦請修復泉湖言
宋禮築壩戴村奪二汶入海之路灌以成河復導洙泗
洸沂諸水以佐之汶雖率衆流出全力以奉漕然行遠
而竭已自難支至南旺又分其四以南迎淮六以北赴

衛力分益薄況此水夏秋則漲冬春而涸無雨卽夏秋亦涸禮逆慮其不可恃乃於沿河昭陽南旺馬踏蜀山安山諸湖設立斗門名曰水櫃漕河水漲則潴其溢出者於湖水消則決而注之漕積泄有法盜決有罪故旱澇恃以無恐及歲久禁弛湖淺可耕多為勢豪所占昭陽一湖已作藩田比來山東半年不雨泉欲斷流按圖而索水櫃茫無知者乞敕河臣清核亟築堤壩斗門以廣蓄儲帝從其請方議濬泉湖而河決徐州狼矢溝由

蛤鰻諸湖入泲河出直口運船迎溜艱險督漕侍郎陳
荐開武河等口洩水平溜後二年決口長淤沙河始復
故道總河侍郎王佐加築月壩以障之至泰昌元年冬
佐言諸湖水櫃已復安山湖且復五十五里誠可科漕
請以水櫃之廢興為河官殿最從之天啟元年淮黃漲
溢決裏河王公祠淮安知府宋統殷山陽知縣練國事
力塞之三年秋外河復決數口尋塞是年冬濬永濟新
河自凌雲翼開是河未幾而閉總河都御史劉士忠嘗

開壩以濟運已復塞而淮安正河三十年未濬故議先
挑新河通運船回空乃濬正河自許家閘至惠濟祠長
千四百餘丈復建通濟月河小閘運船皆由正河新河
復閉時王家集磨兒莊湍溜日甚漕儲參政朱國盛謀
改濬一河以為漕計令同知宋士中自泇口迤東抵宿
遷陳溝口復泇駱馬湖上至馬頰河往迴相度乃議開
馬家洲且疏馬頰河口淤塞上接泇流下避劉口之險
又疏三汊河流沙十三里開溜莊河百餘丈濬深小河

二十里開王能莊二十里以通駱馬湖口築塞張家等溝數十道束水歸漕計河五十七里名通濟新河五年四月工成運道從新河無劉口磨兒莊諸險之患明年總河侍郎李從心開陳溝地十里以竟前工崇禎三年淮安蘇家嘴新溝大壩決沒山鹽高泰民田五年又決建義北壩總河尚書朱光祚濬駱馬湖避河險十三處名順濟河六年良城至徐塘淤為平陸漕運愆期奪光祚官劉榮嗣繼之八年駱馬湖淤阻榮嗣開河徐宿

引注黃水被劾得重罪侍郎周鼎繼之乃專力於泃河
濬麥河支河築王母山前後壩勝陽山東堤馬蹄厓十
字河攔水壩挑良城閘抵徐塘口六千餘丈九年夏泃
河復通由宿遷陳溝口合大河鼎又修高家堰及新溝
漾田營堤增築天妃閘石工去南旺湖彭口沙礮濬劉
呂莊至黃林莊百六十里而是時黃淮漲溢日甚倒灌
害漕鼎在事五年卒以運阻削職繼之者侍郎張國維
甫莅任即以漕涸被責十四年國維言濟寧運道自棗

林間湖師家莊仲家淺二閘歲患淤淺每引泗河由魯橋入運以濟之伏秋水長足資利涉而挾沙注河水退沙積利害參半旁自白馬河匯鄒縣諸泉與泗合流而出魯橋力弱不能敵泗河身半淤不為漕用然其上源寬處正與仲家淺閘相對導令由此入運較魯橋高下懸殊且易細流為洪流又減沙滲之患而濟仲家淺及師莊棗林有三便又言南旺水本地脊惟藉泰安新泰萊蕪寧陽汶上東平平陰肥城八州縣泉源由汶入運

故運河得通今東平平陰肥城淤沙中斷請亟濬之復
上疏運六策一復安山湖水櫃以濟北閘一改挑滄浪
河從萬年倉出口以利四閘一展濬汶河陶河上源以
濟邳派一改道沂河出徐塘口以竝利邳宿其二即開
三州縣淤沙及改挑白馬湖也皆命酌行國維又濬淮
揚漕河三百餘里當是時河臣竭力補苴南河稍寧北
河數淺阻而河南守臣壅黃河以灌賊河大決開封下
河日淤河事益壞未幾而明亡矣



明史卷八十五



總校官編修臣吳紹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卷八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六百七十九

史部

明史卷八十六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志第六十二

河渠四

運河下

海運

江南運河自杭州北郭務至謝村北為十二里洋為塘
棲德清之水入之踰北陸橋入崇德界入松老抵高新

橋海鹽支河通之繞崇德城南轉東北至小高陽橋東
過石門塘折而東為王灣至阜林水深者及丈過永新
入秀水界踰陡門鎮北為分鄉鋪稍東為繡塔北由嘉
興城西轉而北出杉青三閘至王江涇鎮松江運艘自
東來會之北為平望驛東通鶯脰湖湖州運艘自西出
新興橋會之北至松陵驛由吳江至三里橋北有震澤
南有黃天蕩水勢澎湃夾浦橋屢建北經蘇州城東鮎
魚口水由蠶塘入之北至楓橋由射瀆經許墅關過白

鶴舖長洲無錫兩邑之界也錫山驛水僅浮瓦礫過黃
埠至洛社橋江陰九里河之水通之西北為常州漕河
舊貫城入東水門由西水門出嘉靖末防倭改從南城
壕江陰順塘河水由城東通丁堰沙子湖在其西南宜
興鍾溪之水入之又西直瀆水入之又西為奔牛呂城
二閘常鎮界其中皆有月河以佐節宣後並廢其南為
金壇河溧陽高淳之水出焉丹陽南二十里為陵口北
二十五里為黃泥壩舊皆置閘練湖水高漕河數丈一

由三思橋一由仁智橋皆入運北過丹徒鎮有猪婆灘
多軟沙丹徒以上運道視江潮為盈涸過鎮江出京口
閘閘外沙堵延袤二十丈可藏舟避風由此浮于江與
瓜步對自北郭至京口首尾八百餘里皆平流歷嘉而
蘇衆水所聚至常州以西地漸高仰水淺易洩盈涸不
恒時濬時壅往往兼取孟漬德勝兩河東浮大江以達
揚泰洪武二十六年嘗命崇山侯李新開溧水胭脂河
以通浙漕免丹陽輸輓及大江風濤之險而三吳之粟

必由常鎮三十一年濬奔牛呂城二壩河道永樂間修練湖堤即命通政張璉發民丁十萬濬常州孟瀆河又濬蘭陵溝北至孟瀆河閘六十餘丈南至奔牛鎮千二百餘丈已復濬鎮江京口新港及甘露三港以達於江漕舟自奔牛溯京口水涸則改從孟瀆右趨瓜洲抵白塔以為常宣德六年從武進民請疏德勝新河四十里八年工竣漕舟自德勝北入江直泰興之北新河由泰州壩抵揚子灣入漕河視白塔尤便于是漕河及孟瀆

德勝三河並通皆可濟運矣正統元年廷臣上言自新
港至奔牛漕河百五十里舊有水車捲江潮灌注通舟
漚田請支官錢置車詔可然三河之入江口皆自卑而
高其水亦更迭盈縮八年武進民請濬德勝及北新河
浙江都司蕭華則請濬孟瀆巡撫周忱定議濬兩河而
罷北新築壩白塔河之大橋閘以時啓閉而常鎮漕河
亦疏濬焉景泰間漕河復淤遂引漕舟盡由孟瀆三年
御史練綱言漕舟從夏港及孟瀆出江通行三十里始

達瓜洲德勝直北新而白塔又與孟瀆斜直由此兩岸
橫渡甚近宜大疏淤塞帝命尚書石璞措置會有請鑿
鎮江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陽以避孟瀆險者鎮江
知府林鄂以為迂道多石壞民田墓多宜濬京口閘甘
露壩道里近功力省乃從鶚議浙江叅政胡清又欲去
新港奔牛等壩置石閘以蓄泉亦從其請而濬德勝河
與鑿港之議俱寢然石閘雖建蓄水不能多漕舟仍入
孟瀆天順元年尚寶少卿凌信言糧艘從鎮江裏河為

便帝以為然命糧儲河道都御史李秉通七里港口引

江水注之且濬奔牛新港之淤巡撫崔恭又請增置五

閘至成化四年閘工始成於是漕舟盡由裏河其入二

河者回空之艘及他舟而已定制孟瀆河口與瓜儀諸

港俱三年一濬孟瀆寬廣不甚淤裏河不久輒涸則又

改從孟瀆弘治十七年部臣復陳夏港孟瀆遠浮大江

之害請亟濬京口淤而引練湖灌之詔速行正德二年

復開白塔河及江口大橋通江二閘十四年從督漕都

御史臧鳳言濬常州上下裏河漕舟無阻者五十餘載
萬歷元年又漸涸復一濬之歲貢生許汝愚上言國初
置四閘曰京口曰丹徒防三江之涸曰呂城曰奔牛防
五湖之洩自丹陽至鎮江蓄為湖者三曰練湖曰焦子
曰杜墅歲久居民侵種焦杜二湖俱涸僅存練湖猶有
侵者而四閘俱窒設矣請濬三湖故址通漕總河傅希
摯言練湖已濬而焦子杜墅源少無益其議遂寢未幾
練湖復淤淺五年御史郭思極陳世寶先後請復練湖

濬孟瀆而給事中湯聘尹則請于京口旁別建一閘引
江流內注潮長則開縮則閉御史尹良任又言孟瀆渡
江入黃家港水面雖闊江流甚平由此抵泰興以達灣
頭高郵僅二百餘里可免瓜儀不測之患至如京口北
渡金山而下中流遇風有漂溺患宜挑甘露港夾岸洲
田十餘里以便回泊御史林應訓又言自萬緣橋抵孟
瀆兩崖陡峻雨潦易圯且江潮湧沙淤塞難免宜于萬
緣橋黃連樹各建閘以資蓄洩又言練湖自西晉陳敏

過馬林溪引長山八十四溪之水以溉雲陽堤名練塘
又曰練河凡四十里許環湖立涵洞十三宋紹興時中
置橫埂分上下湖立上中下三閘八十四溪之水始經
辰溪衝入上湖復由三閘轉入下湖洪武間因運道澀
依下湖東堤建三閘借湖水以濟運後乃漸堙今當盡
革侵占復濬為湖上湖四際夾阜下湖東北臨河原埂
完固惟應補中間缺口且增築西南與東北相應至三
閘惟臨湖上閘如故宜增建中下二閘更設減水閘二

座界中下二閘間共革田五千畝有奇塞沿堤私設涵洞止存其舊十三處以宣洩湖水冬春即閉塞毋得私啓蓋練湖無源惟藉潞蓄增堤啓閘水常有餘然後可以濟運臣親驗上湖地仰八十四溪之水所由來懼其易洩下湖地平衍僅高漕河數尺又常懼不盈誠使水裕堤堅則應時注之河有全力矣皆下所司酌議十三年鎮江知府吳撫謙復言練湖中堤宜飭有司春初即修以防衝決且禁勢豪侵占從之十七年濬武進橫林

漕河崇禎元年濬京口漕河五年太常少卿姜志禮建
漕河議言神廟初先臣寶著漕河議當事采行不開河
而濟運者二十餘年後復佃湖妨運歲累畚鍤故老有
言京口閘底與虎邱塔頂平是可知挑河無益蓄湖為
要也今當革佃修閘而高築上下湖圍埂蓄水使深且
漕河閘座非僅京口呂城新閘奔牛數處而已陵口尹
公橋黃泥壩新豐大犢山節節有閘皆廢去竝宜修建
而運道支流如武進洞子河連江橋河扁擔河丹陽簡

橋河陳家橋河七里橋河丁議河越瀆河滕村溪之大壩頭丹陽甘露港南之小閘口皆應急修整至奔牛呂城之北各設減水閘歲十月實以士商民船盡令盤壩此皆舊章所當率由近有欲開九曲河使運船竟從泡港閘出江直達揚子橋以免瓜洲啓閘稽遲者試而後行可也回空糧艘及官舫宜由江行而于河莊設閘啓閉數役竝行漕事乃大善矣議不果行江漕者湖廣漕舟由漢沔下潯陽江西漕舟出章江鄱陽而會于湖口

暨南直隸寧太池安江寧廣德之舟同浮大江入儀真
通江閘以溯淮揚入閘河瓜儀之間運道之咽喉也洪
武中餉遼卒者從儀真上淮安由鹽城汎海餉梁晉者
亦從儀真赴淮安盤壩入淮江口則設壩置閘凡十有
三濬揚子橋河至黃泥灣九千餘丈永樂間濬儀真清
江壩下水港及夾港河修沿江堤岸洪熙元年濬儀真
壩河後定制儀真壩下黃泥灘直河口二港及瓜洲二
港常州之孟瀆河皆三年一濬宣德間從侍郎趙新御

史陳祚請濬黃泥灘清江閘成化中建閘于儀真通江
河港者三江都之留潮通江者二已而通江港塞弘治
初復開之既又于總港口建閘蓄水儀真江都二縣間
有官塘五區築閘蓄水以溉民田豪民占以為業真揚
之間運道阻梗嘉靖二年御史秦鉞請復五塘從之萬
歷五年御史陳世寶言儀真江口去閘太遠請于上下
十數丈許增建二閘隨湖啓閉以截出江之船盡令入
閘庶免遲滯疏上議行白塔河者在泰州上通邵伯下

接大江斜對常州孟瀆河與泰興北新河皆浙漕間道也自陳瑄始開宣德間從趙新陳祚請命瑄役夫四萬五千餘人濬之建新閘潘家莊大橋江口四閘正統四年水潰閘塞都督武興因閉不用仍自瓜洲盤壩瓜洲之壩洪武中置凡十五列東西二港間永樂間廢東壩為厰以貯材木止存西港七壩漕舟失泊屢遭風險英宗初年乃復濬東港既而巡撫周忱築壩白塔河之大橋閘以時啓閉漕舟稍分行自鎮江裏河開濬漕舟出

甘露新港徑渡瓜洲而白塔北新皆以江路險遠捨而不由矣衛漕者即衛河源出河南輝縣至臨清與會通河合北達天津自臨清以北皆稱衛河詳具本志白漕者即通濟河源出塞地經密雲縣霧靈山為潮河川而富河魯口河七渡河桑乾河三里河俱會于此名曰白河南流經通州合通會及榆渾諸河亦名潞河三百六十里至直沽會衛河入海賴以通漕楊村以北勢若建瓴底多淤沙夏秋水漲苦潦冬春水微苦澀衝潰徙改

頗與黃河同與兒渡者在武清通州間尤其要害處也
自永樂至成化初年凡八決輒發民夫築堤而正統元
年之決為害尤甚特敕太監沐敬安遠侯柳溥尚書李
友直隨宜區畫發五軍營卒五萬及民夫一萬築決堤
又命武進伯朱冕尚書吳中役五萬人去河西務二十
里鑿河一道導白水入其中二工竝竣人甚便之賜河
名曰通濟封河神曰通濟河神先是永樂二十一年築
通州抵直沽河岸有衝決者隨時修築以為常迨通濟

河成決岸修築者亦且數四萬歷三十一年從工部議挑通州至天津白河深四尺五寸所挑沙土即築堤兩岸著為令大通河者元郭守敬所鑿由大通橋東下抵通州高麗莊與白河合至直沽會衛河入海長百六十里有奇十里一閘蓄水濟運名曰通惠又以白河榆河渾河合流亦名潞河洪武中漸廢永樂四年八月北京行步言宛平昌平西湖景東牛欄莊及青龍華家壠山三閘水衝決岸命發軍民修治明年復言自西湖景東

至通流凡七閘河道淤塞自昌平東南白浮村至西湖
景東流水河口一百里宜增置十二閘從之未幾閘俱
埋不復通舟成化中漕運總兵官楊茂言每歲自張家
灣舍舟車轉至都下僱值不貲舊通惠河石閘尚存深
二尺許修閘瀦水用小舟剝運便又有議于三里河從
張家灣烟墩橋以西疏河泊舟者下廷臣集議遣尚書
楊鼎侍郎喬穀相度上言舊閘二十四座通水行舟但
元時水在宮牆外舟得入城內海子灣今水從皇城金

水河出故道不可復行且元引白浮泉往西逆流今經山陵恐妨地脉又一畝泉過白羊口山溝兩水衝截難引若城南三里河舊無河源正統間修城壕恐雨多水溢乃穿正陽橋東南窪下地開壕口以洩之始有三里河名自壕口八里始接渾河舊渠兩岸多廬墓水淺河窄又須增引別流相濟如西湖草橋源出玉匠局馬跑等地泉不深遠元人曾用金口水洶湧沒民舍以故隨廢惟玉泉龍泉及月兒柳沙等泉皆出西北循山麓而

行可導入西湖請濬西湖之源閉分水清龍閘引諸泉水從高梁河分其半由金水河出餘則從都城外壕流轉會于正陽門東城壕且閉令勿入三里河併流大通橋閘河隨旱澇啓閉則舟獲近倉甚便帝從其議方發軍夫九萬修濬會以災異詔罷諸役所司以漕事大乃命四萬人濬城壕而西山玉泉及抵張家灣河道則以漸及焉越五年乃敕平江伯陳銳副都御史李裕侍郎翁世資王詔督漕卒濬通惠河如鼎穀前議明年六月

工成自大通橋至張家灣渾河口六十餘里濬泉三增
閘四漕舟稍通然元時所引昌平東泉俱遏不行獨引
一西湖又僅分其半河窄易盈涸不二載澀滯如舊正
德二年嘗一濬之且修大通橋至通州閘十有二壩四
十有一嘉靖六年御史吳仲言通惠河屢經修復皆為
權勢所撓顧通流等八閘遺跡俱存因而成之為力甚
易歲可省車費貲二十餘萬且歷代漕運皆達京師未
有貯國儲于五十里外者帝心以為然命侍郎王軾何

詔及仲偕相度軌等言大通橋地形高白河六丈餘若
濬至七丈引白河達京城諸閘可盡罷然未易議也計
獨濬治河閘但通流閘在通州舊城中經二水門南浦
土橋廣利三閘皆闌閘衢市不便轉輓惟白河濱舊小
河廢壩西不一里至堰水小壩宜修築之使通普濟閘
可省四閘兩關轉搬力而尚書桂萼言不便請改修三
里河帝下其疏于大學士楊一清張璁一清言因舊閘
行轉搬法省運軍勞費宜斷行之璁亦言此一勞永逸

之計芻所論費廣功難帝乃却芻議明年六月仲報河成因疏五事言大通橋至通州石壩地勢高四大流沙易淤宜時加濬治管河主事宜專委任毋令兼他務官吏閘夫以罷運裁減宜復舊額慶豐上閘平津中閘今已不用宜改建通州西水關外剝船造費及遞歲修艤俱宜酌處帝以先朝屢勘行未即功仲等四閱月工成詔予賞悉從其所請仲又請留督工郎中何棟專理其事為經久計從之九年擢棟右通政仍管通惠河道是

時仲出為處州知府進所編通惠河志帝命送史館采
入會典且頒工部刊行自此漕艘直達京師迄于明末
人思仲德建祠通州祀之薊州河者運薊州官軍餉道
也明初海運餉薊州天順二年大河衛百戶閔恭言南
京竝直隸各衛歲用旗軍運糧三萬石至薊州等衛倉
越大海七十餘里風濤險惡新開沽河北望薊州正與
水套沽河直袤四十餘里而徑且水深其間阻隔者僅
四之一若穿渠以運可無海患下總兵都督宋勝巡按

御史李敏行視可否勝等言便遂開直沽河濶五丈深丈五尺成化二年一濬二十年再濬併濬鴉鴻橋河道造豐潤縣海運糧儲倉正德十六年運糧指揮王瓚言直沽東北新河轉運薊州河流淺潮至方可行舟邊關每匱餉宜濬使深廣從之初新河三歲一濬嘉靖元年易二歲以為常十七年濬殷留莊大口至舊倉店百十六里豐潤環香河者濬自成化間運粟十餘萬石以餉薊州東路者也後堙廢餉改薊州給大不便嘉靖四十

五年從御史鮑承允請復之且建三閘于北濟張官屯
鴉鴻橋以潞水昌平河運諸陵官軍餉道也起鞏華城
外安濟橋抵通州渡口袤百四十五里其中淤淺三十
里難行隆慶六年大濬運給長陵等八衛官軍月糧四
萬石遂成流通萬歷元年復疏鞏華城外舊河

海運始于元至元中巴延用朱清張瑄運糧輸京師僅
四萬餘石其後日增至三百萬餘石初海道萬三千餘
里最險惡既而開生道稍徑直後殷明略又開新道尤

便然皆出大洋風利自浙西抵京不過旬日而漂失甚多洪武元年太祖命湯和造海舟餉北征士卒天下既定募水工運萊州洋海倉粟以給永平後遼左及迤北數用兵於是靖海侯吳禎延安侯唐勝宗航海侯張赫舳艫侯朱壽先後轉遼餉以為常督江浙邊海衛軍大舟百餘艘運糧數十萬賜將校以下綺帛胡椒蘇木錢鈔有差民夫則復其家一年溺死者厚恤三十年以遼東軍餉贏羨第令遼軍屯種其地而罷海運永樂元年

平江伯陳瑄督海運糧四十九萬餘石餉北京遼東二
年以海運但抵直沽別用小船轉運至京命于天津置
露囤千四百所以廣儲蓄四年定海陸兼運瑄每歲運
糧百萬建百萬倉于直沽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
戍守至是命江南糧一由海運一由淮黃陸運赴衛河
入通州以為常陳瑄上言嘉定瀕海當江流之衝地平
衍無大山高嶼海舟停泊或值風濤觸堅膠淺輒敗宜
于青浦築土為山立墩表識使舟人知所避而海險不

為患詔從之十年九月工成方百丈高三十餘丈賜名
寶山御製碑文紀之十三年五月復罷海運惟存遮洋
一總運遼薊糧正統十三年減登州衛海船百艘為十
八艘以五艘運青萊登布花鈔錠十二萬餘觔歲賞遼
軍成化二十三年侍郎邱濬進大學衍義補請尋海運
故道與河漕竝行大略言海舟一載千石可當河舟三
用卒大減河漕視陸運費省什三海運視陸省什七雖
有漂溺患然省牽卒之勞駁淺之費挨次之守利害亦

相當宜訪素知海道者講求勘視其說未行弘治五年
河決金龍口有請復海運者朝議弗是嘉靖二年遮洋
總漂糧二萬石溺死官軍五十餘人五年停登州造船
二十年總河王以旂以河道梗澀言海運雖難行然中
間平度州東南有南北新河一道元時建閘直達安東
南北悉由內洋而行路捷無險所當講求帝以海道迂
遠却其議三十八年遼東巡撫侯汝諒言天津入遼之
路自海口至右屯河通堡不及二百里其中漕泊店月

地桑姜女墳桃花島皆可灣泊部覆行之四十五年順
天巡撫耿隨朝勘海道自永平西下海百四十五里至
紀各莊又四百二十六里至天津皆傍岸行舟其間開
洋百二十里有建河糧河小沽大沽河可避風初允其
議尋以御史劉翹疏沮而罷是年從給事中胡應嘉言
革遮洋總隆慶五年徐邳河淤從給事中宋良佐言復
設遮洋總存海運遺意山東巡撫梁夢龍極論海運之
利言海道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天津至海倉島入商

賈所出入臣遣卒自淮膠各運米至天津無不利者淮
安至天津三千三百里風使兩旬可達舟由近洋島嶼
聯絡雖風可依視殷明略故道甚安便五月前風順而
乘此時出海可保無虞命量撥近地漕糧十二萬石俾
夢龍行之六年王宗沐督漕請行海運詔令運十二萬
石自淮入海其道由雲梯關東北歷鷹游山安東衛石
臼所夏河所齊堂島靈山衛古鎮膠州鼇山衛大嵩衛
行村寨皆海面自海洋所歷竹島靈津所靖海衛東北

轉成山衛劉公島威海衛西歷寧海衛皆海面自福山之杲島至登州城北新海口沙門等島西歷桑島岬岵島自岬岵西歷三山島芙蓉島萊州大洋海倉口自海倉西歷淮河海口魚兒舖西北歷侯鎮店唐頭塞自侯鎮西北大清河小清河海口乞溝河入直沽抵天津衛凡三千三百九十里萬歷元年即墨福山島壞糧運七艘漂米數千石溺軍丁十五人給事御史交章論其失罷不復行二十五年倭寇作自登州運糧給朝鮮軍山

東副使于仕廉復言餉遼莫如海運海運莫如登萊蓋

登萊度金州六七百里至旅順口僅五百餘里順風揚

帆一二日可至又有沙門鼉磯皇城等島居其中天設

水遞止宿避風惟皇城至旅順二百里差遠得便風不

半日可度也若天津至遼則大洋無泊淮安至膠州雖

僅三百里而由膠至登千里而遙礁礙難行惟登萊濟

遼勢便而事易時頗以其議為然而未行也四十六年

山東巡撫李長庚奏行海運特設戶部侍郎一人督之

事具長庚傳崇禎十二年崇明人沈廷揚為內閣中書
復陳海運之便且輯海運書五卷進呈命造海舟試之
廷揚乘二舟載米數百石十六年六月朔由淮安出海
望日抵天津守風者五日行僅一旬帝大喜加廷揚戶
部郎中命往登州與巡撫徐人龍計度山東副總兵黃
允恩亦上海運九議帝即令督海運先是寧遠軍餉率
用天津船赴登州候東南風轉粟至天津又候西南風
轉至寧遠廷揚自登州直輸寧遠省費多尋命赴淮安

經理海運為督漕侍郎朱大典所沮乃命易駐登州領
寧遠餉務十六年加光祿少卿福王時命廷揚以海舟
防江尋命兼理糧務南都既失廷揚崎嶇唐魯二王間
以死當嘉靖中廷臣紛紛議復海運漕運總兵官萬表
言在昔海運歲溺不止十萬載米之舟駕船之卒統卒
之官皆所不免今人策海運輒主邱濬之論非達於事
者也

明史卷八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六百八十史部

明史卷八十七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志第六十三

河渠五

淮河

沔河

衛河

漳河

沁河

滹沱河

桑乾河

膠萊河

淮河出河南平氏胎簪山經桐柏其流始大東至固始
入南畿潁州境東合汝潁諸水經壽州北肥水入焉至
懷遠城東渦水入焉東經鳳陽臨淮濠水入焉又經五
河縣南而納濬沱滎潼諸水勢盛流疾經泗州城南稍
東則汴水入焉過龜山麓益折而北會洪澤阜陵泥墩
萬家諸湖東北至清河南會於大河即古泗口也亦曰
清口是謂黃淮交會之衝淮之南岸漕河流入焉所謂

清江浦口又東經淮安北安東南而達於海永樂七年
決壽州泛中都正統三年溢清河天順四年溢鳳陽皆
隨時修築無鉅害也正德十三年復決漕堤灌泗州泗
州祖陵在焉其地最下初淮自安東雲梯關入海無旁
溢患迨與黃會黃水勢盛奪淮入海之路淮不能與黃
敵往往避而東陳瑄鑿清江浦因築高家堰舊堤以障
之淮揚恃以無恐而鳳泗間數為害嘉靖十四年用總
河都御史劉天和言築堤衛陵而高堰方固淮暢流出

清口鳳泗之患弭隆慶四年總河都御史翁大立復奏
濬淮工竣淮益無事至萬歷三年三月高家堰決高寶
興鹽為巨浸而黃水躡淮且漸逼鳳泗乃命建泗陵護
城石堤二百餘丈泗得石堤稍寧於是總漕侍郎吳桂
芳言河決崔鎮清河路淤黃強淮弱南徙而灌山陽高
寶請急護湖堤帝令熟計其便給事中湯聘尹議請導
淮入江會河從老黃河奔入海淮得乘虛出清口桂芳
以聞議遂寢六年總河都御史潘季馴言高堰淮揚之

門戶而黃淮之關鍵也欲導河以入海必藉淮以刷沙
淮水南決則濁流停滯清口亦理河必決溢上流水行
平地而却徐鳳泗皆為巨浸是淮病而黃病黃病而漕
亦病相因之勢也於是築高堰堤起武家墩經大小澗
阜陵湖周橋翟壩長八十里使淮不得東又以淮水北
岸有王簡張福二口洩入黃河水力分清口易淤淺且
黃水多由此倒灌入淮乃築堤捍之使淮無所出黃無
所入全淮畢趨清口會大河入海然淮水雖出清口亦

西淫鳳泗八年雨滂淮薄泗城且至祖陵墀中御史陳
用賓以聞給事中王道成因言黃河未漲淮泗間霖雨
偶集而清口已不容洩宜令河臣疏濬堵塞之季馴言
黃淮合流東注甚迅駛泗州岡阜盤旋雨潦不及宣洩
因此漲溢欲疏鑿則下流已深無可疏欲堵塞則上流
不可逆堵乃令季馴相度卒聽之而已十六年季馴復
為總河加泗州護堤數千丈皆用石十九年九月淮水
溢泗州高於城壕因塞水關以防內灌於是城中積水

不洩居民十九渰沒侵及祖陵疏洩之議不一季馴謂
當聽其自消會嘔血乞歸言者因請允其去而帝遣給
事中張貞觀往勘會總河尚書舒應龍等詳議以上計
未有所定連數歲淮東決高良澗西灌泗陵帝怒奪應
龍官遣給事中張企程往勘議者多請拆高堰總河尚
書楊一魁與企程不從而力請分黃蘗淮乃建武家墩
經河開洩淮水由永濟河達涇河下射陽湖入海又建
高良澗及周橋減水石閘以洩淮水一由岔河入涇河

一由草子湖寶應湖下子嬰溝俱下廣洋湖入海又挑高郵茆塘港通邵伯湖開金家灣下芒稻河入江以疏淮漲而淮水以平其後三閘漸塞崇禎閒黃淮漲溢議者復請開高堰淮揚在朝者公疏力爭議遂寢然是時建義諸口數決下灌興鹽淮患日棘矣

加河二源一出費縣南山谷中循沂州西南流一出嶧縣君山東南與費加合謂之東西二加河南會彭河水從馬家橋東過微山亦山呂孟等湖踰葛墟嶺而南經

侯家灣良城至泃口鎮合蛤鰻連汪諸湖東會沂水從周湖柳湖接邳州東直河東南達宿遷之黃墩湖駱馬湖從董陳二溝入黃河引泗合沂濟運道以避黃河之險其議始於翁大立繼之者傅希摯而成於李化龍曹時聘隆慶四年九月河決邳州自睢寧至宿遷淤百八十里總河侍郎翁大立請開泃河以避黃水未決而罷明年四月河復決邳州命給事中雒遵勘驗工部尚書朱衡請以開泃口河之說下諸臣熟計帝即命遵會勘

遵言泃口河取道雖捷施工實難葛墟嶺高出河底六丈餘開鑿僅至二丈礪石中水泉湧出侯家灣良城雖有河形水中多伏石難鑿縱鑿之湍激不可通漕且蛤鰻周柳諸湖築堤水中功費無算微山赤山呂孟等湖雖可築堤然須鑿葛墟嶺以洩正派開地浜溝以散餘波乃可施工請罷其議詔尚書朱衡會總河都御史萬恭等覆勘衡奏有三難大畧如遵指且言漕河已通徐邳間堤高水深不煩別建置乃罷萬歷三年總河都御

史傳希摯言泃河之議嘗建而中止謂有三難而臣遣
錐手步弓水平畫匠於三難處核勘起自上泉河山開
向東南則起處低窪下流趨高之難可避也南經性義
村東則葛墟嶺高堅之難可避也從陡溝河經郭村西
之平坦則良城侯家灣之伏石可避也至泃口上下河
渠深淺不一湖塘聯絡相因間有砂礪無礙挑挖大較
上起泉河口水所從出也自西北至東南長五百三十
里比之黃河近八十里河渠河塘十居八九源頭活水

脈絡貫通此天之所以資漕也誠能捐十年治河之費以成加河則黃河無慮壅決茶城無慮填淤二洪無慮難險運艘無慮漂損洋山之支河可無開境山之閘座可無建徐呂之洪夫可盡省馬家橋之堤工可中輟今日不貲之費他日所省抵有餘者也臣以為開加河便乃命都給事中侯于趙往會希摯及巡漕御史劉光國確議以聞于趙勘上加河事宜自泉河口至大河口五百三十里內自直河至清河三百餘里無賴於加事在

可已惟徐呂至直河上下二百餘里河衝蕭碭則涸二
洪衝睢寧則淤邳河宜開以避其害約費百五十餘萬
金惟良城伏石長五百五十丈開鑿之力難以逆料性
義嶺及南禹陵俱限隔河流二處既開則豐沛河決必
至灌入宜先鑿良城石預修豐沛堤防可徐議興功也
部覆如其言而謂開洫非數年不成當以治河為急帝
不悅責于趙阻撓然議亦遂寢二十年總河尚書舒應
龍開韓莊以洩湖水加河之路始通至二十五年黃河

決黃堽口南徙徐呂而下幾斷流方議開李吉口小浮橋及鎮口以下建閘引水以通漕而論者謂非永久之計於是工科給事中楊應文吏科給事中楊廷蘭皆謂當開泃河工部覆議允行帝命河漕官勘報不果二十八年御史卨祺復請開泃河工部覆奏云用黃河為漕利與害參用泃河為漕有利無害但泃河之外由微山呂孟周柳諸湖伏秋水發虞風波冬春水涸虞淺阻須上下別鑿漕渠建閘節水從之總河尚書劉東星董其

事以地多沙石工艱未就工科給事中張問達以為言御史張養志復陳開泃河之說有四一曰開黃泥灣以通入泃之徑邳州沂河口入泃河門戶也進口六七里有湖名連二汪其水淺而濶下多淤泥欲挑濬則無岸可修欲為壩埽則無基可築湖外有黃泥灣離湖不遠地頗低自沂口至湖址崖約二十餘里於此開一河以接泃口引湖水灌之運舟可直達泃口矣一日鑿萬家莊以接泃口之源萬家莊泃口迤址地也與臺家莊侯

家灣良城諸處皆山岡高阜多砂礪石塊極難為工東
星力鑿成河但河身尚淺水止二三尺宜更鑿四五尺
俾韓莊之水下接泃口則運舟無論大小皆沛然可達
矣一日濬支河以避微口之險微山湖在韓莊西上下
三十餘里水深丈餘必探深淺立標為嚮導風正帆懸
頃刻可過突遇狂飈未免敗沒今已傍湖開支河四十
五里上通西柳莊下接韓莊牽挽有路當再疏濬庶無
漂溺之患其一則以萬莊一帶勢高北水南下至此必

速請即其地建閘數座以時蓄洩詔速勘行而東星病

卒御史高舉獻河漕三策復及泃河工部尚書楊一魁
覆言泃河經良城彭河葛墟嶺石礮難鑿故口僅丈六
尺淺亦如之當大加疏鑿其韓莊渠上接微山呂孟宜
多方疏導俾無淤淺順流入馬家橋夏鎮以為運道接
濟之資帝以泃河既有成績命河臣更挑濬三十年工
部尚書姚繼可言泃河之役宜罷乃止不治未幾總河
侍郎李化龍復議開泃河屬之直河以避河險工科給

事中侯慶遠力主其說而以估費太少責期太速請專
任而責成之三十二年正月工部覆化龍疏言開泃有
六善其不疑有二泃河開而運不借河河水有無聽之
善一以二百六十里之泃河避三百三十里之黃河善
二運不借河則我為政得以熟察機宜而治之善三估
費二十萬金開河六百二十里視朱衡新河事半功倍
善四開河必行召募春荒役興麥熟人散富民不擾窮
民得以養善五糧船過洪必約春盡實畏河漲運入泃

河朝暮無妨善六為陵捍患為民禦灾無疑者一徐州
向苦洪水泐河既開則徐民之為魚者亦少無疑者二
帝深善之令速鳩工為久遠之計八月化龍報分水河
成糧艘由泐者三之二會化龍丁艱去總河侍郎曹時
聘代上言頌化龍功然是時導河濬泐兩工並興役未
能竟而黃河數溢壞漕渠給事中宋一韓遂詆化龍開
泐之誤化龍憤上章自辨時聘亦力言泐可賴因畫善
後六事以聞部覆皆從其議且言泐開於梗漕之日固

不可因洊而廢黃漕利於洊成之後亦不可因黃而廢
洊兩利俱存庶幾緩急可賴因請築郝山堤削頽莊嘴
平大泛口湍溜濬猫兒窩等處之淺建鉅梁吳衝閘增
三市徐塘壩以終洊河未就之功詔如議越數年洊工
未竟督漕者復舍洊由黃舟有覆者遷徙黃洊間運期
久踰限三十八年御史蘇惟霖疏陳黃洊利害請專力
於洊畧言黃河自清河經桃源北達直河口長二百四
十里此在洊下流水平身廣運舟日行僅十里然無他

道故必用之自直河口而上歷邳徐達鎮口長二百八十餘里是謂黃河又百二十里方抵夏鎮其東自猫窩泐溝達夏鎮止二百六十餘里是謂泐河東西相對舍此則彼黃河三四月間淺與泐同五月初其流洶湧自天而下一步難行由其水挾沙而來河口日高至七月初則淺涸十倍統而計之無一時可由者溺人捐舟其害甚劇泐河計日可達終鮮風波但得實心任事之臣不三五年缺畧悉補數百年之利也工科給事中何士

晉亦言運道最險無如黃河先年水出昭陽湖夏鎮以南運道衝阻開泐之議始決避淺澀急溜二洪之險聚諸泉水以時啓閉通行無滯者六年乃今忽欲舍泐由黃致倉皇損壞糧艘或改由大浮橋河道淤塞復還由泐以故運抵灣遲汲汲有守凍之慮由黃之害畧可見矣顧加工未竟濶狹深淺不齊宜拓廣濬深與會通河相等重運空回往來不相礙迴旋不相避水常充盛舟無留行歲捐水衡數萬金督以廉能之吏三年可竣工

然後循駱馬湖北岸東達宿遷大興畚鍤盡避黃河之
險則泃河之事訖矣或謂泉脈細微太濶太深水不能
有不知泃源遠自蒙沂近挾徐塘許池文武諸泉河大
率視濟寧泉河畧相等呂公堂口既塞則山東諸水總
合全收加以閘壩堤防何憂不足或謂直抵宿遷此功
迂而難竟是在任用得人綜理有法耳疏入不報明年
部覆總河都御史劉士忠泃黃便宜疏言泃渠春夏間
沂武京河山水衝發沙淤潰決歲終當如南旺例修治

顧別無置水之地勢不得不塞泃河壩令水復歸黃流
故每年三月初則開泃河壩令糧艘及官民船由直河
進至九月內則開召公壩入黃河以便空回及官民船
往來至次年二月中塞之半年由泃半年由黃此兩利
之道也因請增驛設官又覆惟霖疏言直隸猫窩淺為
河下流河廣沙淤不可以閘最為泃患宜西開一月河
以通沂口凡水挾沙來沙性直走有月河以分之則聚
於洄伏之處撈刷較易而泃患少減矣俱報可其後泃

河遂為永利但需補葺而已然洧勢狹窄冬春糧艘回
空仍由黃河馬四十八年巡漕御史毛一鷺言洧河屬
夏鎮者有閘九座屬中河者止藉草壩分司官議於直
口等處建閘請舉行之詔從其議崇禎四年總漕尚書
楊一鵬濬洧河九年總河侍郎周鼎奏重濬洧河成久
之鼎坐決河防遠戍給事中沈允培訟其修洧利運之
功得減論

衛河源出河南輝縣蘇門山百門泉經新鄉汲縣而東

至畿南濬縣境淇水入焉謂之白溝亦曰宿胥瀆宋元時名曰御河由內黃東出至山東館陶西漳水合焉東北至臨清與會通河合北歷德滄諸州至青縣南合滹沱河北達天津會白河入海所謂衛漕也其河流濁勢盛運道得之始無淺澀虞然自德州下漸與海近卑窄易衝潰初永樂元年瀋陽軍士唐順言衛河抵直沽入海南距黃河陸路纔五十里若開衛河而距黃河百步置倉廩受南運糧餉至衛河交運公私兩便乃命廷臣

議未行其冬命都督僉事陳俊運淮安儀真倉糧百五十萬餘石赴陽武由衛河轉輸北京五年自臨清抵渡口驛決堤七處發卒塞之後宋禮開會通河衛河與之合時方數決堤岸遂命禮并治之禮言衛輝至直沽河岸多低薄若不究源析流但務堤築恐復潰決勞費益甚會通河抵魏家灣與土河連其處可穿二小渠以洩於土河雖遇水漲下流衛河自無橫溢患德州城西北亦可穿一小渠蓋自衛河岸東北至舊黃河十有二里

而中間五里故有溝渠宜開道七里洩水入舊黃河至海豐大沽河入海詔從之英宗初永平縣丞李祐請閉漳河以防患疏衛河以通舟從之正統四年築青縣衛河堤岸十三年從御史林廷舉請引漳入衛十四年黃河決臨清四閘御史錢清請濬其南撞圈灣河以達衛從之景泰四年運艘阻張秋之決河南參議豐慶請自衛輝胙城洎於沙門陸輓三十里入衛舟運抵京師命漕運都督徐恭覆報如其策山東僉事江良材嘗言通

河於衛有三便古黃河自孟津至懷慶東北入海今衛
河自汲縣至臨清天津入海則猶古黃河道也便一三
代前黃河東北入海宇宙全氣所鍾河南徙氣遂遷轉
今於河陰原武懷孟間導河入衛以達天津不獨徐沛
患息而京師形勝百倍便二元漕舟至封邱陸運抵淇
門入衛今導河注衛冬春水平漕舟至河陰順流達衛
夏秋水迅仍從徐沛達臨清以抵京師且修其溝洫
擇良有司任之可以備旱澇捍戎馬益起直隸河南富

強之勢便三詹事霍韜大然其畫具奏以聞不行萬歷

十六年總督河漕楊一魁議引沁水入衛命給事中常

居敬勘酌可否居敬言衛小沁大衛清沁濁恐利少害

多乃止泰昌元年十二月總河侍郎王佐言衛河流塞

惟挽漳引沁闢丹三策挽漳難而引沁多患丹水則雖

勢與沁同而丹口既闢自修武而下皆成安流建閘築

堰可垂永利制可亦未能行也崇禎十三年總河侍郎

張國維言衛河合漳沁淇洹諸水北流抵臨清會閘河

以濟運自漳河他徙衛流遂弱挽漳引沁之議建而未
行宜漢輝縣泉源且酌引漳沁闢丹水疏通滏洹淇三
水之利害得失命河南撫按勘議以聞不果行

漳河出山西長子曰濁漳樂平曰清漳俱東經河南臨
漳縣由畿南真定河間趨天津入海其分流至山東館
陶西南五十里與衛河合洪武十七年河決臨漳敕守
臣防護復諭工部凡堤塘堰壩可禦水患者皆預修治
有司以黃沁漳衛沙五河所決堤岸丈尺具圖計工以

聞詔以軍民兼築之永樂七年決固安縣賀家口九年
決西南張固村河口與滏陽河合流下田不可耕臨漳
主簿趙永中乞令災戶於漳河旁墾高阜荒地從之是
年築沁州及大名等府決堤十三年漳滏並溢漂沒磁
州田稼二十二年溢廣宗洪熙元年漳滏並溢決臨漳
三塚村等堤岸二十四處發軍民修築宣德八年復築
三塚村堤口正統元年漳滏並溢壞臨漳杜村西南堤
三年漳決廣平順德四年又決彰德皆命修築十三年

御史林廷舉言漳河自沁州發源七十餘溝會而為一
至肥鄉堤岸逼隘水勢激湍故為民患元時分支流入
衛河以殺其勢永樂間堙塞舊跡尚存去廣平大留村
十八里宜發丁夫鑿通置閘遏水轉入之而疏廣肥鄉
水道則漳河水減免居民患而衛河水增便漕從之漳
水遂通於衛正德元年濬滏陽河河舊在任縣新店村
東北源出磁州經永年曲周平鄉至穆家口會百泉等
河北流永樂間漳河決而與合二水每並為患至景泰

間又合漳衝曲周諸縣沿河之地皆築堤備之成化間
舊河淤衝新店西南為新河合沙洛等河入穆家口亦
築堤備之英宗時漳已通衛弘治初益徙入御河遂棄
滏堤不理其後漳水復入新河兩岸地皆沒任縣民高
陽等以為言下巡撫官勘奏言穆家口乃衆河之委當
從此先而併濬新舊河令分流漳滏缺堤以漸而築從
之自此漳滏匯流而入衛之道漸堙矣萬歷二十八年
給事中王德完言漳河決小屯東經魏縣元城抵館陶

入衛為一變其害小決高家口析二流於臨漳之南北
俱至成安東呂彪河合流經廣平肥鄉永年至曲周入
滏水同流至青縣口方入漕河為再變其害大滏水不
勝漳而令納漳則狹小不能東巨浪病溢而患在民衛
水昔仰漳而今舍漳則細緩不能捲沙泥病涸而患在
運塞高家河口導入小屯河費少利多為上策仍迴龍
鎮至小灘入衛費鉅害少為中策築呂彪河口固堤漳
水運道不資利地方不罹害為下策命河漕督臣集議

行之直隸巡按卬祺亦請引漳河並下督臣急引漳會
衛以圖永濟不果行

沁河出山西沁源縣綿山東谷穿太行山東南流三十
里入河南境遠河內縣東北又南東至武陟縣與黃河
會而東注達徐州以濟漕其支流自武陟紅荆口經衛
輝入衛河元郭守敬言沁餘水引至武陟北流合御河
灌田此沁入衛之故跡也明初黃河自滎澤趨陳潁徑
入於淮不與沁合乃鑿渠引之令河仍入沁久之沁水

盡入黃河而入衛之故道堙矣武陟者沁黃交會處也
永樂間再決再築宣德九年沁水決馬曲灣經獲嘉至
新鄉水深成河城北又滙為澤築堤以防猶不能遏新
鄉知縣許宣請堅築決口俾由故道遣官相度從之沁
水稍定而其支流復入於衛正統三四年間武陟沁堤
復再決再築十三年黃河決滎澤背沁而去乃從武陟
東寶家灣開渠三十里引河入沁以達淮自後沁河益
大合而沁之入衛者漸淤景泰三年僉事劉清言自沁

決馬曲灣入衛沁黃衛三水相通轉輸頗利今決口已塞衛河膠淺運舟悉從黃河嘗遇險阻宜遣官濬沁資衛軍民運船視遠近之便而轉輸之詔下巡撫集議明年清復言東南漕舟水淺弗能進請自滎澤入沁河濬岡頭百二十里以通衛河且張秋之決由沁合黃勢遂奔急若引沁入衛則張秋無患行人王晏亦言開岡頭置閘分沁水便南入黃北達衛遇漲則閉閘漕可永無患並下督漕都御史王竑等覈實以聞明年給事中何

陞言沁河有漏港已成河臨清北聚膠淺之舟宜使從此入黃度三旬可達淮詔竑及都御史徐有貞閱之既而罷引沁河議初王晏請漕沁有司多言弗利晏固爭吏部尚書王直請遣官行河命侍郎趙榮同晏往榮亦言不利議乃寢天順八年都察院都事金景輝復請濬陳橋集古河分引沁水北通長垣曹州鉅野以達漕河詔按實以聞未能行也弘治二年夏黃河決埽頭五處入沁河其冬又決祥符翟家口合沁河出丁家道口十

一年員外郎謝緝以黃河南決恐牽沁水南流徐呂二洪必涸請遏黃河堤沁水使俱入徐州方下所司勘議明年漕運總兵官郭鉉上副使張鼎引沁河議請於武陟木樂店鑿渠抵荊隆口分沁水入賈魯河由丁家道口以下徐淮倘河或南徙即引沁水入渠以濟二洪之運帝即令鼎理之而曹縣知縣鄒魯又駁鼎議謂引沁必塞沁入河之口沁水無歸必漫田廬若俟下流既通而始塞之水勢擣虛千里不折其患更大甚於黃陵且

起木欒店至飛雲橋地以千里計用夫百萬積功十年
未能必其成也兗州知府龔宏主其說因上言竊見河
勢南行故建此議但今秋水逆流東北亟宜濬築乃從
河臣撫臣議修丁家口上下堤岸而竊議卒罷至萬歷
十五年沁水決武陟東岸蓮花池銓屹嶇新鄉獲嘉盡
渰沒廷議築堤障之都御史楊一魁言黃河從沁入衛
此故道也自河徙而沁與俱南衛水每涸宜引沁入衛
不使助河為虐部覆言沁入黃衛入漕其來已久頃沁

水決木欒蓮花口而東一魁因建此議而科臣常居敬
往勘言衛輝府治卑於河恐有衝激且沁水多沙入漕
反為患不如堅築決口廣闢河身乃罷其議三十三年
茶陵知州范守已復言嘉靖六年河決豐沛胡世寧言
沁水自紅荊口分流入衛近年始塞宜擇武陟陽武地
開一河北達衛水以備徐沛之塞會盛應期主開新渠
議遂不行近者十年前河沙淤塞沁口沁水不得入河
自木欒店東決岸奔流入衛則世寧紅荊口之說信矣

彼時守土諸臣塞其決口築以堅堤仍導沁水入河而堤外河形直抵衛潞至今存也請建石閘於堤分引一支由所決河道東流入衛漕舟自邳邈河而上因沁入衛東達臨清則會通河可廢帝命總河及撫按勘議不行

滹沱河出山西繁峙秦戲山循太行掠晉冀逶迤而東至武邑合漳東北至青縣岔河口入衛下直沽或云九河中所稱徒駭是也明初故道由藁城晉州抵寧晉入

衛其後遷徙不一河身不甚深而水勢洪大左右旁近地大率平漫夏秋雨潦挾衆流而潰往往成巨浸水落則因其淺淤以為功修堤濬流隨時補救不能大治也洪武間一濬建文永樂間修武強真定決岸者三至洪熙元年夏霖雨河水大漲晉定深三州藁城無極饒陽新樂寧晉五縣低田盡沒而滹沱遂久淤矣宣德六年山水復暴泛衝壞堤岸發軍民濬之正統元年溢獻縣決大郭竈窩口堤四年溢饒陽決醜女堤及獻縣郭家

口堤滄深州田百餘里皆命有司修築十一年復疏晉
州故道成化七年巡撫都御史楊璿言霸州固安東安
大城香河寶坻新安任邱河間肅寧饒陽諸州縣屢被
水患由地勢平行水易潴積而唐滹沱白溝三河上源
堤岸率皆低薄遇雨輒潰官吏東西決放以隣為壑宜
求故跡隨宜濬之帝即命璿董其事水患稍寧至十八
年衛漳滹沱並溢潰漕河岸自清平抵天津決口八十
六因循者久之弘治二年修真定縣白馬口及近城堤

三千九百餘丈五年又築護城堤二道後復比年大水
真定城內外俱浸改挑新河水患始息嘉靖元年築東
鹿城西決口修晉州紫城口堤未幾復連歲被水十年
冬巡按御史傅漢臣言滹沱流經大名故所築二堤衝
敗宜修復如舊乃命撫按官會議其明年敕太僕卿何
棟往治之棟言河發渾源州會諸山之水東趨真定由
晉州紫城口之南入寧晉泊會衛河入海此故道也晉
州西高南下因衝紫城東溢而東鹿深州諸處遂為巨

浸今宜起藁城張村至晉州故堤築十八里高三丈廣
十之植椿榆諸樹乃濬河身三十餘里導之南行使歸
故道則順天真保諸郡水患俱平矣又用郎中徐元祉
言於真定濬滹沱河以保城池又導東鹿武強河間獻
縣諸水循滹沱以出皆從之自後數十年水頗戢無大
害萬歷九年給事中顧問言臣令任邱見滹沱水漲漂
沒民田不可勝紀請自饒陽河間以下水占之地悉捐
為河而募夫深濬河身堅築堤岸以圖永久命下撫按

官勘議增築雄縣橫堤八里任邱東堤二十里

桑乾河盧溝上源也發源太原之天池伏流至朔州馬
邑雷山之陽有金龍池者渾泉溢出是為桑乾東下大
同古定橋抵宣府保安州雁門應州雲中諸水皆會穿
西山入宛平界東南至看舟口分為二其一東由通州
高麗莊入白河其一南流霸州合易水南至天津丁字
沽入漕河曰盧溝河亦曰渾河河初過懷來東兩山間
不得肆至都城西四十里石景山之東地平土疏衝激

震盪遷徙非常元史名盧溝曰小黃河以其流濁也上
流在西山後者盈涸無定不為害嘉靖三十三年御史
宋儀望嘗請疏鑿以漕宣大糧三十九年都御史李文
進以大同缺邊儲亦請開桑乾河以通運道自古定橋
至盧溝橋務里村水運五節七百餘里陸運二節八十
八里春秋二運可得米二萬五千餘石且造淺船由盧
溝達天津而建倉務里村青白口八處以備撥運皆不
能行下流在西山前者泛溢害稼畿封病之堤防急焉

洪武十六年濬桑乾河自固安至高家莊八十里霸州西支河二十里南支河三十五里永樂七年決固安賀家口十年壞盧溝橋及堤岸沒官田民廬溺死人畜洪熙元年決東狼窩口宣德三年潰盧溝堤皆發卒治之六年順天府尹李庸言永樂中渾河決新城高從周口遂致淤塞霸州桑園里上下每年水漲無所洩漫湧倒流北灌海子凹牛欄佃請亟修築從之七年侍郎王佐言通州至河西務河道淺狹張家灣西舊有渾河請疏

濬帝以役重止之九年決東狼窩口命都督鄭銘往築
正統元年復命侍郎李庸修築竝及盧溝橋小屯廠潰
岸明年工竣越三年白溝渾河二水俱溢決保定縣安
州堤五十餘處復命庸治之築龍王廟南石堤七年築
渾河口八年築固安決口成化七年霸州知州蔣愷言
城北草橋界河上接渾河下至小直沽注於海永樂間
渾河改流西南經固安新城雄縣抵州屢決為害近決
孫家口東流入河又東抵三角淀小直沽乃其故道請

因其自然之勢修築堤岸詔順天府官相度行之十九年命侍郎杜謙督理盧溝河堤岸弘治二年決楊木廠堤命新寧伯譚祐侍郎陳政內官李興等督官軍二萬人築之正德元年築狼窩決口久之下流支渠盡淤嘉靖十年從郎中陸時雍言發卒濬導三十四年修柳林至草橋大河四十一年命尚書雷禮修盧溝河岸禮言盧溝東南有大河從麗莊園入直沽下海沙澱十餘里稍東岔河從固安抵直沽勢高今當先濬大河令水歸

故道然後築長堤以固之決口地下水急人力難驟施
西岸故堤綿亘八百丈遺址可按宜併築詔從其請明
年訖工東西岸石堤凡九百六十丈萬歷十五年九月
神宗幸石景山臨觀渾河召輔臣申時行至幄次諭曰
朕每聞黃河衝決為患不常欲觀渾河以知水勢今見
河流洶湧如此知黃河經理倍難宜飭所司加慎勿以
勞民傷財為故事至選用務得人吏工二部宜明喻朕
意

膠萊河在山東平度州東南膠州東北源出高密縣分
南北流南流自膠州麻灣口入海北流經平度州至掖
縣海倉口入海議海運者所必講也元至元十七年萊
人姚演獻議開新河鑿池三百餘里起膠西縣東陳村
海口西北達膠河出海倉口謂之膠萊新河尋以勞費
難成而罷明正統六年昌邑民王坦上言溝河水淺軍
卒窮年不休往者江南常海運自太倉抵膠州州有河
故道接掖縣宜濬通之由掖浮海抵直沽可避東北海

險數千里較漕河為近部覆寢其議嘉靖十一年御史方遠宜等復議開新河以馬家墩數里皆石岡議復寢十七年山東巡撫胡纘宗言元時新河石座舊跡猶在惟馬壕未通已募夫鑿治請復濬淤道三十餘里命從其議至十九年副使王獻言勞山之西有薛島陳島石砦林立橫伏海中最險元人避之故放洋走成山正東踰登抵萊然後出直沽考膠萊地圖薛島西有山曰小竺兩峯夾峙中有石岡曰馬壕其麓南北皆接海崖而

北即麻灣又稍北即新河又西北即萊州海倉由麻灣抵海倉纔三百三十里由淮安踰馬壕抵直沽纔一千五百里可免遶海之險元人嘗鑿此道遇石而止今鑿馬壕以趨麻灣濬新河以出海倉誠便獻乃於舊所鑿地迤西七丈許鑿之其初土石相半下則皆石又下石頑如鐵焚以烈火用水沃之石爛化為燼海波流漚之灣以通長十有四里廣六丈有奇深半之由是江淮之舟達於膠萊踰年復濬新河水泉旁溢其勢深闊設九

開置浮梁建官署以守而中間分水嶺難通者三十餘里時總河王以旂議復海運請先開平度新河帝謂妄議生擾而獻亦適遷去於是工未就而罷三十一年給事中李用敬言膠萊新河在海運舊道西王獻鑿馬家壕漢張魯白現諸河水益之今淮舟直抵麻灣即新河南口也從海倉直抵天津即新河北口也南北三百餘里潮水深入中有九穴湖大沽河皆可引濟其當疏濬者百餘里耳宜急開通給事中賀涇御史何廷鈺亦以

為請詔廷鈺會山東撫按官行視既而以估費浩繁報
罷隆慶五年給事中李貴和復請開濬詔遣給事中胡
欝會山東撫按官議欝言獻所鑿渠流沙善崩所引白
河細流不足灌注他若現河小膠河張魯河九穴都泊
皆潢汙不深廣膠河雖有微源地勢東下不能北引諸
水皆不足資上源則水泉枯涸無可仰給下流則浮沙
易潰不能持久擾費無益巡撫梁夢龍亦言獻悞執元
人廢渠為海運故道不知渠身太長春夏泉涸無所引

注秋冬暴漲無可蓄洩南北海沙易塞舟行滯而不通
乃復報罷萬厯三年南京工部尚書劉應節侍郎徐枋
復議海運言難海運者以放洋之險覆溺之患今欲去
此二患惟自膠州以北楊家園以南濬地百里無高山
長坂之隔楊家園北悉通海潮矣綜而計之開創者什
五通濬者什三量濬者什二以錐探之上下皆無石可
開無疑乃命枋任其事應節議主通海而枋往相度則
膠州旁地高峻不能通潮惟引泉源可成河然其道二

百五十餘里鑿山引水築堤建閘估費百萬詔切責棧
謂其以難詞沮成事會給事中光懋疏論之且請令應
節往勘應節至謂南北海口水俱深濶舟可乘潮條悉
其便以聞山東巡撫李世達上言南海麻灣以北應節
謂沙積難除徙古路溝十三里以避之又慮南接鴨綠
港東連龍家屯沙積甚高渠口一開沙隨潮入故復有
建閘障沙之議臣以為開閉則潮安從入閘啟則沙又
安從障也北海倉口以南至新河閘大率沙淤潮淺應

節批東岸二里僅去沙二尺大潮一來沙壅如故故復有築堤約水障沙之議臣以為障兩岸之沙則可耳若潮自中流衝激安能障也分水嶺高峻一工止二十丈而費千五百金下多碶碕石掣水甚難故復有改挑王家邱之議臣以為吳家口至亭口高峻者共五十里大槩多碶碕石費當若何而舍此則又無河可行也夫潮信有常大潮稍遠亦止及陳村閘楊家園不能更進況月止二潮乎此潮水之難恃也河道紆曲二百里張魯

白膠三水微細都泊行潦業已乾涸設遇亢旱何泉可
引引泉亦難恃也元人開濬此河史臣謂其勞費不貲
終無成功足為前鑒巡按御史商為正亦言挑分水嶺
下方廣十丈用夫千名纔下數尺為礪礪石又下皆沙
又下盡黑沙又下水泉湧出甫挑即淤止深丈二尺必
欲通海行舟更須挑深一丈雖二百餘萬未足了此給
事中王道成亦論其失工部尚書郭朝賓覆請停罷遂
召應節棧還京罷其役嗣是中書程守訓御史高舉顏

思忠尚書楊一魁相繼議及之皆不果行崇禎十四年
山東巡撫曾櫻戶部主事邢國璽復申王獻劉應節之
說給內帑十萬金工未舉櫻去官十六年夏尚書倪元
璐請截漕糧由膠萊河轉餉自膠河口用小船抵分水
嶺車盤嶺脊四十里達於萊河復用小船出海可無島
礁漂損之患山東副總兵黃允思獻議畧同皆未及行



明史卷八十七



總校官編修臣吳紹濂